

雙重曝光 中五級 簡蔚霖

在香港，生活不是用天來計算的，而是用秒。

清晨，這座城市是被地鐵入站的警示聲與茶餐廳的撞茶聲喚醒的。若你站在中環的天橋俯瞰，一群又一群流動的人群都舉步如飛地向前邁進。西裝革履的金融才俊與背著工具包的裝修師傅在自動電梯上擦肩而過，無論身處哪個階層，大家都在這座鋼筋森林裡為生活拼搏出一個立足之地。

然而，香港的神奇之處在於，你只需轉一個彎，或過一條馬路，就能在頂尖現代化與市井懷舊之間瞬間切換。

我走下天橋，才走幾步路，風景便開始變了。拐進石板街，腳下是磨損的凹凸石塊，兩旁是販售廉價頭飾、派對服裝的小鐵皮檔口。再往上走，「鑊氣」的飄香帶領你走到被隱藏起來的蘭芳園，伙計用絲襪茶袋俐落地拉著奶茶，牆上貼著幾十年前的剪報。獨屬香港濃厚的人情味正瀰漫在這小小的茶餐廳內。你想像到嗎？從被香水與高級咖啡包圍的摩天大樓，掉進穿越時空的舊日香港，只需五分鐘路程。

從蘭芳園出來，我沒急着離開港島，先去乘坐一趟叮叮發響的電車。在這行駛緩慢的流動電影院，你將會體會到香港景觀的驚人撕裂感。坐在電車上層，可以感受天然的微風吹拂臉頰。看向左邊，是造價百億的銀行總部；右邊卻是掛著褪色招牌、賣著鹹魚海味的上環老店。特有的海味乾貨香，混雜旁邊中藥舖飄出的苦澀草藥味，一同鑽進你的鼻腔。窗外掠過的是堪稱全世界最匆忙的步速，而你卻坐在全港最慢的交通工具裡。你像是在看一齣蒙太奇電影，新與舊在同一個鏡框裡不斷交疊，節奏在同一畫面交融，流速各異。

我隨意在一個站下車，走着走着便到了昔日的喜帖街。如今的利東街是仿歐陸風格的露天商場，精緻的雕塑、昂貴的法式甜品店，散發著中產階級的精緻與優雅。但轉個彎到石水渠街，便看到矗立著，被列為古蹟的藍屋。那是老香港的唐樓建築，木梯吱呀作響，露台掛著洗過的背心，樓下是社區涼茶舖。在這裡，高端消費的香氣與老區生活的煙火，僅一街之隔。

逛完灣仔，我便踏上回家之路。乘著天星小輪橫渡維港，船慢慢駛向對岸，尖沙咀已經在眼前。K11 展現了最前衛的建築設計與藝術品味，奢華商場裡展覽著全球最頂尖的精品。但背後的重慶大廈卻潛藏著混雜的多元種族、局促的廉價旅館，以及深夜燒味店的昏黃燈光。入夜後，維港的燈火依舊輝煌，在擁擠的鬧市霓虹燈影如萬花筒般閃過。而那些不起眼的後巷，電箱上貼著的斑駁海報、牆角隨意堆放的竹籬，甚至是深夜街頭亮起的一盞報攤燈火，都在訴說著這座城市每一縷靈魂的生命力。

我回到自己住的那一區，又是另一種溫度。家樓下的大排檔，散發熱氣騰騰的「鑊氣」，溫暖每個下班疲憊的心靈。外表看似格格不入的白領穿著得體西裝，粗豪地訴說著公事的不平。藍領邊喝著藍妹啤酒，吃著下酒小菜，邊點煙邊發出爽朗的笑聲。在深水埗，鄰里間的招呼不是噓寒問暖，而是街市檔主遞過來，贈送的一把蔥；是小食店剛出爐的雞蛋仔；是茶餐廳伙計不用過問便端上來的那杯「茶走」——即使地區不同，人情味仍依舊存在。

香港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它那種極致的矛盾與共融。從繁囂到極度寧靜的切換，是這座城市給予居民的一種慈悲。我們在夾縫中求存，擠出生命的韌性；在時代的迭變中，擠出新舊的衣縫；在各人奔走的生活裏，擠出了久留的人情，才是這座城市最動人的面貌。